

电影《铁道英雄》公映

张涵予范伟展示“小人物大英雄”

电影《铁道英雄》11月19日全国上映,影片取材于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第115师“鲁南铁道队”的抗战事迹,用全新的创作手法将民族英雄捍卫家园的壮烈故事呈现给观众。演员的演技让大家赞不绝口,干脆利落的动作戏、震撼感官的枪战爆破戏燃爽感十足,强口碑效应调动了观众的观影热情。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宋说

热血壮举激荡家国情怀

《铁道英雄》根据八路军第115师“鲁南铁道队”的抗战事迹改编。抗日战争时期,日寇沿着津浦铁路进犯山东,一群小人物因为共同的报国之志集结,组成了铁道大队,他们以铁道和火车为战场,搜集情报,刺杀寇敌,劫取武器物资,并曾创造以少胜多的辉煌战绩,给敌人以沉痛打击。导演杨枫希望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津浦铁路和鲁南铁道队的故事搬上银幕,他从2016年开始,查阅大量资料,走访大量铁道队队员的后人,并对数百位英雄的故事筛选提炼,打造出“铁血队长”老洪,“笑面卧底”老王,“武器专家”亓顺,“战地蔷薇”庄妍,“情报能手”林栋等形象,让红色经典焕发新生。

阵容方面,既有张涵予、范伟这样经验丰富、演技精湛的戏骨,也有魏晨、周也、俞灏明这样勇于尝试、不惧磨砺的青年演员。为了更加贴近人物,几位年轻演员更是不惜“扮丑”,尽量将脸抹黑力求最好的效果,让许多粉丝直呼“认不出”。在拍摄过程中,张涵予带伤上阵亲自完成惊险动作戏,还为剧组服装道具的制作提供建议;范伟片中“受辱”主动要求对手戏演员真打,隐忍哭戏更是引人入胜。还有魏晨在-20℃的环境里扛枪拍了整夜,俞灏明在扒火车的细节上与工作人员反复沟通等点滴花絮,印证着全剧组演员精益求精的专业和敬业。



影片日前发布一段正片片段,遭到逮捕的老王(范伟饰)与日本军官藤原(森博之饰)在火车上对峙,面对道貌岸然的敌人,老王毫不留情地揭穿了对方的狼子野心,义正词严的怒怼宣泄出对日寇的痛恨,把平凡而伟大的“小人物大英雄”诠释得尤为立体。

硬核大片质感打动观众

电影《铁道英雄》的硬核大片质感也成为吸引大众的关键。作为一部再现“铁道队”以铁路和火车为战场,与日寇交锋斡旋的作品,战士们穿铁轨、扒火车、卧轨射击的惊险动作,扣人心弦,让观众屏住了呼吸。同时,大量的打斗、枪战、爆破戏份也冲击着大家的视觉神经,无论是手起刀落的暗杀行动,还是街头黄包车的瞬间炸裂,都让观众印象深刻。火车上的最后一场大战更是惊心动魄,老洪(张涵予饰)和老王联手制敌的英勇果决,深深打动了银幕前的所有人。

在此前的提前观影中,本片的影像风格就备受肯定。密集飘雪的场景渲染浓重色调,营造出肃杀冷冽的氛围。导演杨枫通过查阅当地县志,发现当时的山东曾发生严重雪灾,所以选择将气象特征融入创作中。剧组动用两个造雪团队,投入300余吨人工特效雪,极致还原冰天雪地的场景。寒冷的环境加深了观众的代入感,也凸显出铁道队战斗环境的艰苦。

《铁道英雄》的制作匠心还体现在对场景、服装和道具的用心。为了呈现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北方工业小镇的画风,剧组根据时代特点相应地打造车间、街道、火车站,参考当时山东地区的德式建筑和日式建筑,对相关建筑进行改建和扩建。在道具上,大到火车,装甲巡道车,小到枪支、零件,都是经过严格考究后进行的复刻。秉承着“拍电影要对得起历史,对得起观众”的创作初心,导演杨枫和团队用经得起推敲的细节提升电影的真实质感。

原著作者、编剧、片方的较量

屡教不改的影视“魔改”几时休

关于影视“魔改”的话题隔三岔五就会出现,近日,网文作家尾鱼在微博表达了自己作品影视化改编的不满,希望以后能够取得编审权。对此,悬疑小说作家紫金陈表示了响应支持,但也引发了一些职业编剧的不同意见。经过“魔改”的影视作品反复扑街,而新的“魔改”作品还是层出不穷,屡教不改。毁了原著、败了口碑的双输局面到底谁来“背锅”?这成了一场罗生门,而更关键的是,如此乱象何时才能得以矫正?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刘雨涵

网文作家要求编审权

“截至目前,真是除了《司藤》,其它的改编剧本,送到我手里的,我都表示了强烈的反对,而且这种反对从来不是基于过审的,而是基于对人设和故事逻辑的。但让我困惑的是,影视方似乎觉得,作者就是不懂剧本的……”11月18日,网文作家尾鱼在微博上发出长文,表达了自己作品影视化改编的不满。

根据尾鱼原著《半妖司藤》改编的网剧《司藤》于今年上半年播出,广受好评和欢迎。但此前她创作的《怨气撞铃》曾被改编成电视剧《示铃录》,被书粉评价为“严重翻车”。接下来,尾鱼还有6部作品正在等待影视化改编,但她表示,今年自己正在阻止两部戏的开机,“我说,这剧本真的不可以,原作者都读不出原作的感觉,甚至看见角色都反感了。”她曾写过千字的建议,而剧方的回复则是,“你不是专业的,不了解市场,观众就喜欢这样的人设和故事”,或者说,“剧本看着不好看,拍出来

就好看了”。于是尾鱼发出自己的诉求——想要把作者对剧本的编审权签在合同里,“要么就别卖(版权)了,不想赚这钱了。”

尾鱼的一番发言直指老生常谈的影视作品“魔改”问题。自从网文IP成为影视作品改编的主要来源,关于“魔改”一说就不绝于耳。改变人设、滥增支线、剧情注水……这些背离原著的改编成为影视作品扑街的罪魁祸首,也让观众们深恶痛绝。对于尾鱼的发言,网友们表示了一致声援,悬疑小说作家紫金陈也公开发文支持尾鱼,他认为,剧本失败的第一责任人应该是编剧。“编剧有时候会把剧本差归咎到各方人马的创作干预,说句得罪人的话,真正的好本子各方看了都会觉得好的,某一方想魔改其他方也不会同意。”

有律师从法律角度解读,根据我国《著作权法》规定,小说作者版权售卖转让给影视公司的权利主要是改编权和摄制权,《著作权法》中不存在编审权,除非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剧本改编需要经过原著作者的同意。2016年,《鬼吹灯》原著作者天下霸唱将电影《九层妖塔》片方诉至法院,认为其对《鬼吹灯之精绝古城》存在

严重的歪曲、篡改,侵害了作者的保护作品完整权,要求赔偿100万元。最终法院判定《九层妖塔》对作者在原作品中表达的观点和情感做了本质上的改变,因而构成了对原作品的歪曲、篡改,判定赔偿5万元。

剧本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网文作者的发言也引起了编剧圈一阵骚动,大家纷纷各抒己见。曾当过《寂寞空庭春欲晚》编剧的江光煜指责紫金陈吃了好编剧的红利,而尾鱼要求有编审权也是对行业的干扰。“影视剧编审是由资历非常高的责编或编剧来担任的,至少有过几部成功上映或播出的影视剧,除了了解剧本创作的文本规律,还要对影视剧产业有一定的了解。”编剧尚梦璐称原著作者拥有编审权是“外行指导内行”,“一个剧最终呈现大概率就是责编意志和偏好的执行”。

编剧余飞则认为网文作者喷错了对象,“方向质量由甲方控制,不是找编剧,而是找购买版权的人。”而编剧汪海林也发长文表达意见,他认为网文作者改行当编剧最困难,因为习惯了用字数

代替信息量,对戏剧场景、结构缺乏认知。最后他说,“网文作者抱怨编剧魔改,编剧抱怨网文太烂,都是不成熟的表现。互相尊重,互相提醒,都别膨胀,要认识到,写作者共同的敌人是资本。”

文学原著不等于影视剧本,两者要经过一定的转化才能最终呈现在荧屏上,这是基本的创作规律。而观众也有着基本的共识:凡是尊重原著的改编影视作品,大都有着不错的水准;而经过“魔改”的影视剧,大多逃不脱扑街的命运。比如像《斗破苍穹》《武动乾坤》这样的网文大IP,即便有顶流演员加盟,经过“魔改”之后也是惨不忍睹,观众表示“要再看一遍原著洗洗眼睛”,并且一言不合就要给编剧“寄刀片”。但将“魔改”简化成原著作者和编剧之间的一场battle并不符合实情,编剧们也有着自己的委屈——“你永远不知道最终的播出剧情离编剧的终稿剧本差了多少”。“《香蜜沉沉烬如霜》编剧张鸢盎曾发微博揭露剧情注水,原本她和团队准备了36集的剧本,后面因为制片方的要求扩充到43集。等到真正开播时,却变成了63集,平白多出来的20集连编剧都不知情。

国内影视行业向来不是编剧中心制,但与琼瑶剧的时代相比,编剧们现在的话语权变得微乎其微,琼瑶不仅对于自己的作品有绝对改编权,对于演员选角也掌握“生杀大权”。原著作者在出售版权之后就丧失了把控能力,与此同时,制作方、导演、平台甚至是演员、剧宣都可以对剧本提出修改意见,这让本该是“一剧之本”的剧本变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逐渐地走样变形。

曾创作电影《菊豆》《集结号》《金陵十三钗》、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少年天子》的著名编剧刘恒说,“在这个行业里,我们即便有再大的才华,仍然是一个环节,离了上下任何一个环节,我们都将一事无成。”在当下的影视环境中,除非像作家阿耐碰上正午阳光这样良心靠谱的剧方,珠联璧合创作出《都挺好》《欢乐颂》《大江大河》等佳作,而大部分作家都要面临毁原著的“魔改”风险。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刘雨涵 美编:马秀霞 组版:侯波